文化风铃

# 竺摩法师传记

## 《雁荡山僧》修订再版

□卢乐骥

当代高僧竺摩法师传记《雁荡山僧》（修订本），经作者卢友中精心修订，近日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再版发行海内外。

竺摩法师（1913–2002），俗名陈德安，号雁荡山僧，乐清市虹桥镇河深桥村人。他 12 岁从黄塘寿昌寺出家，先后从学闽南、武昌佛学院；抗日战争期间辗转港澳，护教救难，被称为“港澳弘法第一人”；壮岁南渡槟城，游化世界各地，普施法雨，被尊为“马来西亚北传佛教之父”，荣膺槟州元首封赐 DMPN 高级拿督勋衔。竺摩法师精通佛法，造诣湛深，尤精擅诗文书画，在教界有“佛星”之誉。竺摩法师圆寂后，魂归故里，在雁荡山建有竺摩纪念馆。

竺摩法师传记《雁荡山僧》于 2003 年初版发行后，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。为了更加全面、翔实地记叙传主的传奇一生，挖掘高僧爱国爱教和舍己利生的精神，作者卢友中多次前往新马泰和港澳台等地寻踪觅迹，搜集到许多难得的史料。这次修订，历经 8 年，全书增至 18 万字，并增补多帧珍贵照片。本书的再版，对发掘和研究雁荡山的人文历史与宗教文化有着重要价值。

序前跋后

# 清美沉雄是故乡

□赵乐强

孙平兄编“官山专辑”，约我写篇小短文，我却迟迟下不了笔。时序正值端午，远处隐隐传来划龙舟的鼓声，空气中宛然流动着一股淡淡的粽香。回忆儿时湖横的种种印象，一会儿近一会儿远，总是清晰不起来。

宋时的刘公塘，已完全沉入水底，两只桥墩还露在水面上，似乎还能让人记起些什么。原来这条河里的水是清澈透亮的，有鱼翔浅底，水草招摇。所以当在湘西凤凰古城的沱江上，游人们惊羡沱水的碧绿纯净时，我心中涌起的却是那一泓家乡的清泉。

论乐清境内的山形地势，多是一种清美，有山，就多了一份沉雄。出雁荡向西，山复岗回，蜿蜒温驯，而穿过峡门到得湖横这一段却是峭壁凌空，立石万仞，给柳川平原平添了一种硬朗、挺拔的气象。湖横的后山西曰官山，东曰马鞭山。刘公谷就在其山下。古时候，这里住过几位名士。从木鱼岩自然村的谷口进去，悬崖夹峙，小溪潺潺。进入谷底，即为传说中的龙潭，我每次来，最喜欢在这里倚石而坐。瀑飞泉涌，分明有那潜龙在渊，卧龙沉吟的气韵。外人或许会说，这无非大小就十来个平方的小水潭而已，此话诚然不错，可是山与人之间相处久了，人的性情中就有了山石的质地，山的形态中似乎也就有了人的某种精神。家山于我的这份温馨和亲切谁又能说得清道得明呀！

西乡的人多把湖横的“横”字念成“黄”，乡味十足。儿时的湖横是个富庶而又忙碌的地方。湖横人种的菜在县西是出了名的，尤其是湖横豆，小小个子胖乎乎的，一划月牙形的黑线条恰便似咧着傻笑的嘴，挺是可爱。湖横的菜甚至还可以用来骂人，“这人长得像湖横大头菜”，如果还打不住，加上后半句就丑惨了：“被牛踏过一样。”

湖横多熟人，有些人即使隔了茫茫岁月，印象还是那么鲜明。

一位是忠余伯，老队长，质朴得就像湖横的泥土一样。一次生产队里吃丰收，筷子未动他却先醉了，一问，原来他拿个酒抽去洗，居然被薰倒了。他有一个大印，木头做的，四四方方，上面有手柄，底板刻着“谷”或“丰”之类字样，里面装着白灰，过去生产队的谷都堆在晒谷坦上，状如小山，须是盖好印才好看管。忠余伯弯着腰，绕着谷堆，很认真地一个个盖过来，比单位文书用印还仔细，高兴时还会边盖边吟：“黄金印，黄金印，一亩能打二千斤。”

第二位是阿区伯，与我父亲是未出三服的堂兄弟，壮岁时在瓯江上划水脚。那年月，瓯江的风浪也不知吞噬了多少这两头尖尖的青田船和船老大的性命。但阿区伯敦厚的脸上仿佛永远是笑着的，见到你时眯起一只眼，另一只眼眨巴眨巴地逗你乐，忽然从身后变出根用细绳吊着的油条哄你吃。几十年后我才明白，这是只有历经风浪，坦然面对种种困厄，挈得起放得下的人才有的豁达和乐观。

第三位就是我的祖父了，八十多岁，儿孙满堂，人称“单万爷”，但就是不愿放下手中的锄头，舍不得洗去指甲缝里那一点泥巴。他为人宽厚，很少动气。在秧田里，蚂蟥很凶，一叮就是一肚子血，祖父用手往下一捋，若无其事把吃饱了的或吃半饱的全都捋到水里，不会像别人一样一条条扔到盐罐里将其呛死。他说，人有人路，蚂蟥也应该有蚂蟥的道。

在湖横过去的那个岁月里，我的上辈、上上辈的生活是清贫的、简单的，但也应该是比较纯粹的。我常想，人的文化和精神需求像一只鸟儿，都会去寻找自己可以歇脚的枝头，不论你腰缠万贯还是身无分文。

正月期间，余波他们请我去看了新近完工的一个亭子，在官山脚下，西龙祠的入口处，十八条朱红立柱，说是亭其实又像一个廊。他们请我为其取名，我说就叫“默守亭”吧，并为其写了一幅对子，叫“山开两翼，默守一方”。《老子》说，知其白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湖横人奉祀刘公刘默的香火千年不绝，刘公谷、刘公塘，包括西龙祠本来也叫刘公祠的，都是为了对他的纪念，刘默已羽化为湖横人心中的一种不灭的精神情怀，这也是故乡清美沉雄的人文注释。

# 万岙山头义合墓

□王志成

万岙山头，荒草丛中义合墓，承载着南郭陈氏家族的人文传承和人伦大爱，是中华民族根性的生动体现。

义合墓是陈璋(1470–1541)之父陈恺与陈璋四叔陈耿合葬的冢墓。

道光《乐清县志》卷十六记载，陈恺亡故时，陈璋尚年幼，为葬父开启陈恺生圹，坟仓已“水溢”，全家抱头痛哭。陈璋四叔陈耿说，“勿哭，即吾夫妇寿藏葬之”，就让陈璋用陈耿自己的生圹埋葬陈恺。后来，陈耿扩建陈恺墓，形成连体同穴墓，陈耿夫妇亡故后埋葬在这连体同穴墓中，兄弟俩之墓“地局不可分，故云义合墓”。“有司重之，颜其堂曰‘孝友’”，故世人称陈耿为“孝友处士”。

有人劝陈耿，你家住宅狭小，该为子女设想，购买材料建房了。陈耿说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不想为子女考虑太多罢了。陈耿夫妇活到 80 多岁，“老不能言，动仅气属”，陈耿长女嫁郑垒，因守寡回家侍候老母，“抱以出入，调膳时其启口而进焉，如是者十余年，而无倦色”。

陈耿另有女儿嫁侯廷训，生侯一元，侯一元之子侯化邦娶陈璋孙女，陈璋之孙陈蕙芳娶侯一元之女。侯一元《二谷山人近稿》卷一收有《〈下垟陈氏宗谱〉序》，有“以仁则有竹冈之祭，又有山兵之祭；以让则有义合之墓，以教则有俗诚宗说”句赞南郭陈氏。文中“竹冈”和“山兵”是南郭陈氏先世繁衍生息之地，侯一元将此概括为“仁”的美德；“义合之墓”侯一元概括为“让”的美德；“俗诚宗说”指南郭陈氏始迁祖陈钝，字斯钝、从碧，号寿斋，正统元年（1436）进士，曾出使朝鲜，朝鲜迎送所赠厚礼一介不取。陈钝致仕回乐清后，手订《南郭陈氏家训》，在五方面立下严格的家规，其中“守业”一条所守之“业”指读书之业而非稼穑之业，侯一元将此概括为“教”的美德。

江沿的荷菱熟了。（陈旭光摄）

风言雅语

# 浮萍

□边井

绿着自己的绿
漂泊着自己的漂泊
风吹雨打中
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
但你始终占据水面
最向上的位置
在波涛最汹涌的时候
最接近阳光

乡村物语

# 摇曳的煤油灯

□李振南

晚上城里突然停电，我打着小电筒，东翻西找好不容易才从抽屉里找出半截蜡烛用打火机点上，昏黄的烛花闪闪烁烁，幻影幢幢，关于煤油灯的记忆，就在这闪烁的烛光里渐渐地清晰起来。

从记事开始，煤油灯就陪伴着我走过了二十来年的时光。那个时代，煤油灯是农人们必备的照明工具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各家各户便点起煤油灯，先是一家人围坐在方桌旁匆忙地吃晚饭，然后各自在煤油灯前进行各类夜间活动。母亲收拾完碗筷后一般会在纺车前坐定，吱吱呀呀地在昏黄的灯光下纺起棉纱，有时会找出一些旧衣服缝缝补补，父亲则在饭桌上算着生产队一天的工分账，两个姐姐也在矮凳上绣起花边，而我和弟弟总是胡乱地翻着连环画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家的煤油灯最先是墨水瓶制作的，墨水瓶过去叫蓝水瓶。父亲在外面找来一个蓝水瓶和一块瓶口大小的圆铁皮，在铁皮的中心位置钻一个孔，然后插入一个由薄铁皮卷成的细筒儿，几股棉线一搓做成灯芯，从铁筒里穿过，上面只留出一小截灯芯，下面长长的灯芯堆积在贮放煤油的瓶子里，这盏煤油灯就做成了。当然这种煤油灯只能发出朦胧的光亮，在有风的日子，火苗总是摇曳不定。

后来在我上小学时，家里有了一盏罩子灯，说是罩子灯，自然要比蓝水瓶做的煤油灯高级、漂亮、复杂，它有一个高脚杯形状的底座，中间铁盖上方有一个旋钮调节灯芯，上端配有一个玻璃灯罩。灯罩以自己的明净铮亮映照着灯火的光芒，使火苗增添了亮度。

罩子灯的问世，无疑给农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，它不甚怕风，又明亮，像晚上到猪栏喂猪、上厕所等都可以端着它使用，我每每看到罩子灯，就觉得它像一件艺术品，也钦佩劳动者的智慧。我想，古代没有煤油的时代，肯定是不会有这种灯具的，那时最好的也不过是松脂灯、菜油灯、蜡烛或火炬，人们自然想不出罩子灯的构造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二姐还发明了一种用罩子灯烫蚊子的方法。乡下蚊子多，落下蚊帐准备睡觉的时候，二姐端着罩子灯，对准停在蚊帐上的蚊子突然一烫，只听“吱”的一声，火苗往上一蹿，蚊子就落在灯罩里面。这时虽然蚊子半死不活，但已没有逃生的本领，只能在高温的烤炙下慢慢地死去。二姐烫蚊子的手法干净利落，一气呵成，每次都能烫死许多蚊子。有一次我睡得早，就学着二姐烫蚊子，由于贴近蚊帐烫的时间过长，灯里的火苗就忽地蹿上蚊帐，一下子烧了起来，幸好有母亲和众人的抢险救助，没有引发大火，但苎麻做的蚊帐已被烧了一个大洞，由此，我也就不敢再做这种冒险动作了。

煤油灯照亮了宁静漆黑的乡村夜晚，点亮了千家万户的心房，也点燃了我的智慧和渴望，它伴我走过一大段人生的历程。我的许多春夏秋冬、欢乐痛苦，就在这煤油灯的光芒里展示着赤橙黄绿的色彩、青蓝红紫的神韵。我心中的渴望，就像它的光芒一样，虽然微小却很执著。尽管它最初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个书本上刚学到的逗号，但在它的照映下，我学会了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”的儿歌和句号、冒号、感叹号和问号，它让我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，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无穷的遐想。

如今，煤油灯已被岁月尘封了颜色，正式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每当停电的时候，乡村那段点煤油灯的日子，那幽幽的灯火，总在我的记忆深处漂浮。

散文随笔

# 这片土地

□郑尔旖旎

太冗长的日子，重叠在一起。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大学生。简单而又正常的发展规律。可是这些让我措手不及，站在 20 岁的尾巴上，还没让人明白，我就暂离了这片土地。

那些观望过一个又一个太阳升起，跌落花儿凋零开放的日子；

那些被习题堆积着，被咖啡流淌过，被音乐无时无刻放逐了的繁盛而单薄的日子；

那些顶着遥远又太迫近的未来不敢抬头，外表平静内心流离失所的日子。

某场风吹过，它们争先恐后铁马冰河般地涌入我的梦境，我无法忘情也不晓得该怎样去缅怀这些琐碎又不能细说的历程。

我想我曾经憎恨过它，这片让我不期待晨光来临的土地，但是如今却对那时的恨有了些罪恶感。不知想念为何物，又怎知道因想念滋生的忧愁尽如湘江里的水藻那般浓密。起风了，想它了。

偶尔望望天边变化的云彩，也希望小小的自己有足够的潜力占卜未知的一切，却也让所有平凡的事物充实纯净的生活；满足于一束野花，满足于一株小草……让双手萦绕着这地方的泥土和青草的芳香。那时，江南草长莺飞，我在群莺乱飞柳絮落满肩的堤岸上笑得模糊。

我如晨雾中深草丛里的一枝半边莲那样朴素而静穆地生长着。从站在树影下沉思后，从亲手洗过的衣服污垢消失后，从不知不觉生活的规律后，窗外的浮云忽然浓烈起来，如同棉花糖一般。窗外莫名地多了一阵好大的风，伴着雨的乐章肆虐而快乐地飞翔。窗下的我心无杂念坦然地接受风的洗礼，潜移默化地旋转开来。我还在这里，这样的季节已成为纪念。

怀着些期待回去，又怀着些失落回来。让人觉察到当时拥有的那份童真，仿佛是突然长大了。此时背负的责任，是为了能在这片土地上安心地生活下去。而年少时的任性，已在离开它的春末夏初消失殆尽。

逝者如斯

# 怀念费孝通

□吴思哲

费孝通先生生前对我们温州发展十分关心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曾三次亲临温州考察，写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章，支持温州的改革和开放。三次考察本人有幸三次见到费老，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，并与费老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费老虽然故去有年，但他那慈祥的笑容依然历历在目。

初识费老是1986年初春的一天。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一行轻车简从，来到我们的接待地点柳市镇工业公司二楼，听取当地领导的汇报。当时我在柳市区公所接待处任职，有幸参与接待。

77岁的费老一下车，就不顾旅途劳累，马上要求听取介绍。费老的陪同者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形的：“费老一行在镇政府接待室里听介绍，四周窗子的玻璃残缺不全，冷风丝丝吹进，虽然穿着呢大衣，可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，双脚冻得难受，有些坐不住。”可我见到费老非常兴奋地边听边问，始终乐呵呵的，没有一丝寒意。当时，我坐在门口，陪同费老一起来的周尔流先生（周恩来总理的侄子）问了我一些事，我同他聊了一下柳市的市场形成及现状，周先生听得非常满意。费老一行结束考察准备离开时，周先生向费老介绍我说“这小伙子对柳市很熟悉，很有思想”。费老握住我的手，要我把柳市的发展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他，并吩咐秘书把邮箱地址写给我。就这样，我第一次结识了费老。费老这次回去写下了《小商品大市场》这篇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文章。

第二次见到费老是1993年11月份，他二顾柳市，我在柳市正泰大楼迎候，费老一行参观了正泰车间，听取了正泰负责人的汇报，他对柳市的发展非常满意。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争论，他说：出现一些问题和争论不奇怪，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，只要认真对待，就可以克服。此次考察他写下了《家底实 创新业》这篇文章，鼓励民营经济更上一层楼。

三见费老是1998年10月中旬，费老三下温州考察。由于行程没有安排到柳市，我给费老的秘书张荣华局长（费老的女婿）打电话，问能不能见一见费老，张秘书一口答应让我过去，当天如愿见到了费老。费老详细地询问了柳市的发展情况及今后的趋势，并指出“要不甘落后，敢为天下先、冲出旧框框、闯出新路子、并且不断创新”。由于费老要休息，道别时费老拿出他自己刚出的书《天涯芳草》，在扉页签下了“送给吴思哲同志——费孝通”几个字，并盖上章送给我，我真是喜出望外，连“谢谢”都忘了说。

以后由于年龄上的问题，费老就没来温州了，但我每到北京都去拜望他，向他汇报柳市的情况。

2000年10月份，我接到费老办公室的请柬，邀请我参加费老九十大寿及《费孝通文集》的出版仪式，会议于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前一天有一个座谈会，组委会通知我要在座谈会上发言，而且是全国唯一在会上发言的乡镇代表。我在发言中回顾了费老这些年对柳市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汇报了柳市的发展情况。想不到会后，很多记者要我的这篇发言稿。

整个活动结束后，我去费老家向他辞别，他还在二楼办公室伏案写作，一个九十高龄的老者还能在经历几天会议的忙碌之后，马上进入写作状态，这怎能不让我们后辈肃然起敬呢！辞别后，我提了不情之请，一是和费老在他的办公室合一个影，因为我知道以后这样的机会不多了，二是想带几套《费孝通文集》回去送人，他一口答应，并问我文集要不要签名，我写了几个名字，他都一一签好，盖上章。想不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费老。